

廿二史劄記

水經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元史

元起朔漠本無文字開國以後又無有如金之完顏宗
翰等能訪求先朝事蹟是以記載寥寥本紀贊所謂太
祖奇勲偉績甚多惜當時史官不備失於記述也直至
世祖中統三年始詔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鶚請以先
朝事付史館鶚傳至元十年又敕翰林院採集累朝事蹟
以備纂輯其後撒里蠻等進累朝實錄帝曰太宗事則
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事獨不能
記憶耶尙當詢之故老又成宗時亢都帶等進太宗憲

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曾逃失非昭睿順聖皇后所生

何為亦稱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白軍中所記

月日亦先後差悞紀本此可見事後追述之舛漏也其時

內廷記載又有所謂脫必赤顏者仁宗常命譯出名曰

聖武開天記其後虞集總裁遠金宋三史因累朝故事

有未備者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即脫必赤顏所修太祖以來事

蹟付出參訂或謂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止是

此本并未嘗傳出矣今按金史世紀敘先世事至盈一

卷而元史敘孛端叉兒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可見國

史院已無可徵世祖以來始有實錄至元二年勅儒士編作國史五年以和禮霍孫等充

翰林待制兼起居注以記政事諱宋後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命邪律特監修成宗即位詔完澤監修世祖實錄元貞七年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

宗憲宗五朝實錄武宗時詔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實錄仁宗時纂修武宗實錄及累朝后妃功臣傳傳百工各上事蹟吳宗時詔修仁宗實錄及后妃功臣傳泰定帝詔修英宗顯宗實錄文宗時又詔修英宗實錄月具書倒刺沙剌伏狀順帝時詔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傳以上皆見本紀

十三朝實錄卽據以修輯此元史底本也然是時徐一夔致書王禕曰史莫過於日歷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歷不設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卽據以修實錄而已元史姦臣傳序亦云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蓋史官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故也是元之實錄已不足爲信史修元史者卽據以成書毋怪乎不協公論史成後卽有朱右作拾遺解緝作正誤而緝致董倫書并有元史舛誤承命文修之詔則明祖亦已知元史之未善而

有改修之命今拾遺正誤及續所改修者皆不傳殊可惜也然元史大概亦尙完整則以舊時纂修實錄者多有熟於掌故之人如董文用修國史於祖宗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勲伐皆記憶貫串史館有所考究悉應之無遺又拜住監修國史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哈刺哈孫定策功但書越王禕刺擒阿忽台事拜住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立命書之事可見實錄亦自矜慎其執筆撰述者又多老於文學如姚燧爲一代宗工當時子孫欲敘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傳信不得者每以爲恥傳袁楠在詞林凡勲臣碑銘多出其手傳歐陽元擅古文凡王公

大臣墓隧之碑得元文以為榮片言隻字人皆寶重

元傳

而皆與纂修實錄之列

世祖實錄李之紹馬線李謀姚燧張九思張昇所修裕宗實錄張九思所修成宗實錄元明善

程鉅夫郭文原所修順宗實錄元明善所修武宗實錄元明善謙人爵所修仁宗實錄元明善肅惠山海牙曹元用所修英宗實錄曹元用馬祖常肅惠山海牙所

修泰定帝實錄成遵王結張起巖歐陽元所修明宗實錄成遵謝端所修文宗實錄王結張起巖歐陽元蘇天簡成遵所修寧宗實錄謝端所修景朝后妃功臣使

張起巖楊宗瑞揭傒斯呂思誠貝師本周伯琦等所修以上俱見各本傳

明初修史諸臣即抄撮成書故

諸列傳尚多老筆而無釀詞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有郭

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又有虞集等

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有郭守敬成法及歐

陽元河防記以為據依故一朝制度亦頗詳贍順帝一

朝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觀記較切

故伯顏太平脫脫哈麻字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更為

分明未造殉節諸人則又有張翥所集忠義錄以資記載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尙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疎略議之也惟中葉以後大都詳於文人而略於種人則以文人各有傳誌之類存於世而種人無之故無從搜括耳

按明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宋濂王禕爲總裁二月開局八月成書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往北探遺事明年二月重開史局六月書成今按元史列傳三十一二卷已載元末死事諸臣秦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邪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瑄張宏範等傳編入

幾於前後倒置蓋三十二卷以前係初次進呈三十
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
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時日迫促
舛漏自多如孟琪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

北邊後絕衰滅

近世又有磨古斯國蓋昔琪所稱蒙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通史有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則磨古斯乃阻卜酋

名成吉思起事慕蒙為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為

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併不載又顧寧人指出元史列
傳第八之速不台即第九之雪不台第十八之完者
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之石抹也先即三十
九之石抹阿辛益可見修史諸臣但據各家誌錄家
傳之類隨得隨抄不復彼此互對則當日之草率致

誤可知矣至賈良伯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死而元史闕傳作邪律卜氏據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之妾則元史竟以其妾當其妻又剪勝野聞謂元江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張士誠留於平江數年士誠敗明太祖以伯琦身爲大臣而仕於張氏遂誅之今元史伯琦傳則謂士誠旣滅伯琦歸鄆陽卒又與野史互異此則未可據野史以駁正史者蓋一代修史時凡裨官叢說無不搜集其所棄而不取者必其無所據依今反拾其所棄者以駁正史之訛多見其不知量也濂等修史必進呈御覽如果周伯琦爲明祖所殺豈敢諱之以爲善終哉閻元史者不得概以舛

誤疑之也

金元二史不修處

金史蒙古使唐慶至汴飛虎軍申福蔡元擅殺之是唐
慶之死由軍士擅殺如宋獨松關守將張濡之殺廉希
賢也元史則謂太宗命慶往諭金主黜帝號稱臣金主
不聽慶以語侵之金君臣遂謀害慶夜半令人入館殺
之則慶之死又是金主所使矣按是時哀宗方以曹王
訛可出質求退兵豈復敢殺使招釁此必元人藉口以
爲兵端也元史李宗賢傳攻河南其渠魁強元帥者以
衆出奔宗賢追及降之按金史洛陽旣破強伸復立軍
府與元兵力戰此卽所謂強元帥也然伸力戰被擒後

北兵語之曰汝能一屈膝卽貸汝命伸不從持使北向
伸仍拘頭南向受刃事見忠義傳是其殉節最烈而元
史謂追及降之實屬曲筆又元史石抹阿辛傳阿辛將
黑軍長驅擣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籍振旅而歸按金
史完顏賽不等傳汴京之圍哀宗以訛可出質蒙古主
卽還使碎不斛等即還圍守未嘗攻破汴城塔察兒與金
人戰南薰門亦未嘗破門而入直至哀宗出走明年崔
立以汴城降蒙古兵始入其先未嘗有攻破城門之事
也阿辛傳亦誤又元史塔察兒傳與金合達戰三峯山
敗之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師命偕速不台傳又作
唆魯台圍汴
按金史合達蒲阿二傳及元史睿宗圖類舊名
拖雷傳二峯山

之戰在壬辰正月今敘於壬辰之前作辛卯冬之事塔察兒傳亦誤金本紀蔡州破哀宗傳位於宗室承麟自縊於幽蘭堂承麟爲亂兵所殺宋史亦同元本紀則謂獲承麟殺之所謂亂兵者蓋卽蒙古兵也

宋元二史不符處

元史本紀至元十三年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淮西諸郡降惟鎮巢軍復叛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其使貴親至城下福始降阿木斡之按宋史洪福附姜才傳後福本夏貴家僮積功爲鎮巢軍統制貴招之降不聽元兵攻城貴親往語福欲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遂執福福大罵貴不忠以身南向受戮是福之殉節凜

凜有生氣而元史謂其降而又斬實屬曲筆又本紀至
 元十四年攻重慶都統趙安以成降制置使張珏走涪
 元帥張德潤以舟師邀之珏遂降按宋史珏傳重慶陷
 珏乘小舟走涪中道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
 珏又欲赴水死家人挽持不得死為鐵木兒追及執送
 京至西安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今縱得不死欲何
 為哉珏乃解弓絃自經死是珏亦未嘗降也而元史竟
 書曰降亦屬曲筆

按元史本紀珏應春本宋重慶制置使為張珏所殺至
 是應春子國寶請明訴冤詔以珏付國寶使復父讐珏

時在京光聞之自經死此是其一說然亦可見珏之未降也如已降則已為元臣
 梅國寶敢請得而甘心乎按宋史張珏傳珏遣趙安破瀘州神臂門執梅應春殺
 之蓋本宋將降元中
 瀘州而為珏所殺者

金史雖簡淨然亦有不明析處其敘蒙古兵或曰大元
兵或曰北兵或曰大兵其將帥則曰北帥或曰大帥或
曰北大帥皆不著何人蓋元人修金史不便屢以本朝
祖宗及將相行文故多槩括其詞然亦有不可通者如
訛可傳云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
自將攻河中所云大兵者謂蒙古兵也所云自將者指
何人耶及觀元史始知卽太宗自將也其自南而北來
會者則睿宗圖類也太宗弟舊名拙
雷後追謚睿宗是時圖類先入蜀由宋
武休關繞出唐鄧以趨汴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從白
坡渡河會之故有禹山三峯山等戰金史亦不
著拖雷名旣勝遂趨
汴金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及圖類北歸留大將

速不台塔察兒等圍守

金史圍守之期但有碑不
題而塔察兒等俱不著

是冬哀宗出

走明年正月至歸德旋有蒲察官奴斫營之捷金史官

奴傳謂官奴僞與蒙古將忒木禰相約欲劫帝出降因

知其大將在王家寺乃乘夜斫營北軍大潰溺死者三

千人所謂大將者亦不著氏名以元史槩直脂魯華傳

証之則大將乃撒吉思卜華也撒吉思卜華追金主於

歸德駐營城北左右皆水金將官奴來斫營腹背受敵

一軍皆沒史天澤傳亦云撒吉思卜華背水而營天澤

謂非駐兵之地撒吉思卜華不聽果全軍皆沒是金史

不明析處必參觀於元史也

元史自相歧互處

史天澤傳謂太宗三峯山戰勝後卽北還留睿宗類總

兵圍汴按塔察見傳太宗圍汴金主以曹王訛可出質

太宗與睿宗還河北睿宗傳亦云太宗北還住夏於官

山五月太宗不豫圖類禱於天地太宗疾愈圖類從之

北還是圖類與太宗同北歸未嘗畱圍汴京也天澤傳

誤鄭鼎傳鼎從憲宗征大理由六盤山起行山路險

惡嘗負憲宗以行既至大理擒其主遂平之按本紀憲

宗二年命皇弟呼必賚卽世祖舊名忽必烈征大理三年平之四年

還朝是征大理者世祖而非憲宗親行也八年憲宗自

將伐宋由西蜀入九年崩於釣魚山是憲宗親征者蜀

地而非大理也鼎傳何以云從憲宗征大理耶按鼎傳